

公狗一天配种 3 次累倒打吊针 名犬配种一春可赚百万



这些钱是这只狗的“配种费”

动物繁衍生息本应顺其自然,然而,为了多赚钱,成都市民王女士家一条猎狐梗狗在人为操纵之下,一天之内被迫三次配种。18日,这只公狗终因体力不支,躺进宠物医院打起了吊针。

公狗累得住院

18日,成都金鱼街五星宠物医院内,一只猎狐梗躺在病床上,前腿打着吊针。这只狗眯着眼睛,一副似睡非睡的慵懒相。“哦,宝贝,对不起你,这几天你辛苦了。”狗主人王女士一边抚摸着狗一边心痛地自言自语。

王女士说,这条公猎狐

梗最近忙坏了,每天都有母狗找上门来“相亲”,“配一次种1000元,我养它就是为了在春秋两季赚点钱。”最多的时候,这只猎狐梗一天先后三次交配。这几天,狗狗食欲逐渐减退,昨日上午终于趴在地上,拉它站起来,不一会儿又躺在地上。

一春狂赚 100 万

宠物医院的蒋医生说,宠物交配的频率应该保持在3天一次,公狗配种一次相当于跑了一万米。“狗主人的这种行为,是为了借宠物发情季节多交配,多赚钱。”

蒋医生说,一到动物发

情的季节,一些狗主人给狗吃鸡肾羊肾,甚至吃伟哥,用这些壮阳的方法刺激狗的性欲。业内人士披露,一只配种名犬一个旺季可以赚上百万元配种费。

在机投镇桃园宠物市场,店主谭先生说,他有7只公比雄,配种一次的价格因公狗的血统不同而收费3000至5000元,“由于狗的发情时间较集中,所以先要满足128个会员,然后才是散客。配种名单已排到5月底了。这样算下来,这个春季,7只公比雄的配种费收入近100万元。”

《成都晚报》供稿

相关产业

狗红娘狗保姆 都在赚大钱

谭先生说,宠物发情期,最忙的其实是“宠物红娘”。一个专业的“宠物红娘”一年可以撮合上千对狗“夫妻”,至少获利10万元。

有两年“宠物红娘”业务经验的张婆婆最初只是帮朋友的忙,相互谈谈养狗的心得,需要配种时就互通个气。“后来,我就跟开宠物医院的朋友合作,用他的地方开展业务。”张婆婆说,“为名贵的狗配种一般收介绍费1000元左右。”她说,她会根据宠物的血缘、品种、个头、身形以及主人的意愿挑选“门当户对”的“佳偶”。

狗狗联姻也催生了另一个职业——狗保姆。谭先生介绍,狗保姆主要负责为会员料理出生的狗崽。狗保姆每月工资800元左右,老板还会免费赠送一条名贵母狗给她们。待狗狗长大后,老板还要免费提供同品种的公狗交配。待下小狗崽后,狗保姆免费返还老板一只小狗,其余的则由自己买卖。一只名贵小狗通常能卖一万多元,一年下来,狗保姆也能收入十几万元到二十几万元。

琐事引发争吵酿成惨案 初二班长校内捅死同学

因为一点琐事,山西省介休市洪山中学初二年级的一名班长,手执利刃将同学捅死在校内。

校园发生惨案

介休洪山中学是介休市洪山镇一所镇办中学,有学生600名左右。3月19日,该校几名目击3月7日惨案的学生,向记者回忆了事件经过:7日下午5时30分左右放学后,初二级的学生童童(化名)和小小(化名)在校园内因为琐事发生争吵。两人吵了几句嘴后,童童掏出一把刀子向小小捅去,小小受伤后没喊出声就倒在了地上,再也未能爬起来”。

初二级一名女生说:“杀人的学生童童是我们班的班长,平日对同学们很好,和老师的关系也很密切,没有

想到他会杀人。”

杀人学生是个孤儿

19日,记者在洪山镇采访得知,童童从小和父亲生活在介休市连福镇,上初中时,童童唯一的亲人父亲去世。后来,远房姑姑和叔叔分别同意资助学费和生活费,童童的母亲才将他接到洪山中学上学,并负责童童的日常生活。

据村民们介绍,童童平日里很斯文,是个不错的孩子,只是性格有些内向,不爱说话。但洪山中学教导员李老师说,童童出事有其必然性,“他平日很听话,但是心理上有问题,单亲家庭的孩子很可怜,也没见过他的家长到过学校”。

介休市公安局称,年仅15岁的童童在案发后第二日投案自首。

《山西青年报》供稿

北大教授孔庆东称 孔子靠一身好武艺闯江湖

18日,“北京大学醉侠”孔庆东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名售书《正说鲁迅》时称,孔子其实有一身好武艺。

北大教授、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孔庆东说,现在很多人总把孔子想象成教授或者学者形象,其实不然,孔子的父亲能力拔千钧,孔子的力气当然也很大,想当年他带着众弟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世道是何等的混乱?如果功夫不够

好,岂不是早让人给灭了?“孔子闯江湖,靠的是一身好武艺”。

孔庆东还说,如今很多人觉得鲁迅的生活贫困潦倒,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鲁迅的收入分为固定薪水、讲课费和稿费三部分,其中固定薪水每月可拿300大洋。而当时一个大洋,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十到100多元。

《北京娱乐信报》供稿

用梦中号码买彩票 新疆小伙子梦出来 500 万

今年刚满24岁的维吾尔族小伙子库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注梦中的号码,让他成为500万元大奖得主。

库先生家住新疆阿克苏市,对“新疆风采”35选7玩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每期花4元钱,守着两注号码,一注是由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号码组成;另一注则是自己在梦里选中的。

库先生称,有一次他在梦中买35选7中了500万,激动得醒了过来,醒了之后却只能记得其中五个号,于是使用自己的两个幸运数字将这注号码“补全”。

没想到,正是这注梦中的号码,成就了库先生的梦想。3月13日,库先生的“梦中号”中了500万大奖。

《都市消费晨报》供稿

山西“记者”被打死案终结 六名嫌犯被提请起诉

19日下午,山西省大同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备受关注的《中国贸易报》聘用人员兰成长被伤害致死一案的情况。目前该案件已经侦查终结,浑源县公安局已于3月15日将侯振润等6名犯罪嫌疑人,移送浑源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07年1月10日下午,《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

用人员兰成长和常汉文在浑源县一煤矿要求与矿主侯振润见面。侯振润在查看两人证件时,发现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印章,认为其是假记者,侯振润、康全明、武强等7人就用镐柄、啤酒瓶、电烙铁等工具对两人进行殴打。第二天上午9时,兰成长在大同市五医院死亡。

《山西青年报》供稿

新闻追踪

放弃数亿资产,老总被指炒作

“我们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在寻找李总。”18日,黑龙江省海外集团党委书记、常务副总裁陈丽燕说。当天是该集团总裁李宝宇宣布退休的第18天,而陈丽燕和员工们一直没有关于李宝宇的任何消息。

据了解,海外集团在2002年曾经遭受一次“灾难”。当年,海外集团被诬陷有涉税问题,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许多员工被轮番传唤,有的甚至被羁押,企业徘徊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李宝宇也曾十几次接受专案组的询问。

“李总曾经去上海浦东考察过,回来后他感慨上海环

境好,今年从海南回来后也感叹海南环境好,我们企业发展遇到一些问题,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情绪。”

李宝宇的突然神秘退隐在当地也引起了不小轰动,一名网民发帖《李宝宇失踪之解谜一》质疑这是一次炒作,“李宝宇没有走,这是他一手策划的一出拙劣的闹剧,他是在用这种方式造势,其目的是大造社会舆论,向政府施压,向政府某个部门施压,他一定是做了违规违法的事情,受到某个机构清廉官员的阻止拒绝,才使出如此拙劣手段。”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情殇

积蓄被男友卷走 女子街头裸奔

18日下午,武汉一名女子因为积蓄全被男朋友卷跑,精神变得异常,在香港路华氏百货门口裸奔。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名不到30岁的女子身穿灰上衣和白裤子,光着双脚坐在一辆的士车顶上。3名民警发现后一拥而上,将该女子从车顶拉下。

然而,落地后,这名女子猛然挣脱民警,迅速将自己全身的衣服脱光。民警迅速用衣物和编织袋将这名女子裹住后,抬进了警车。

据知情者透露,该女子是温州人,在武汉北湖开了一家发廊。当天早晨,该女子发现自己的积蓄全被男朋友卷跑后,精神便开始异常。

《楚天金报》供稿

丈夫爱上别人 女子一天吃喝 50 斤

肥肉1斤、点心3块、泡面1袋、烧饼5个、水10斤,还有瓜子……这是北京一名瘦弱女子的一顿午餐。

“我1米62的个头,体重才70斤,身子像吸过毒一样瘦。”北京市小红门村今年44岁的秋香18日说着脱下了外衣,她的手脚和腰部都是“皮包骨”,肚子也是瘪瘪的。可秋香说,以她的食量,吃主食兼喝水,一天至少能吃喝50斤。不过,她每次吃完后就会全部吐出来。

“我本来体重有120多斤。”秋香说,“1991年因第三者插足,我和丈夫离了婚,这让我很窝气,从此不能正常吃饭,到2003年就成就了现在这个样子”。《法制晚报》供稿

黑砖厂雇打手监视殴打民工

数百工人受骗遭遇非人折磨,稍有不从即被肆意殴打



何秋生演示工头如何在窑洞里面打人

湖南民工何秋生,今年春节前被非法中介骗到广东惠州黑工厂做工,在数十名彪形大汉昼夜监视下,他“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稍有意慢就被砖头暴打,遭受了长达一个月的非人折磨。大年初一,他逃到广州报警,警方随后捣毁了招工黑窝点。

民工大年初一出逃

3月15日,记者在惠州市陈江镇见到了与何秋生一同逃出来的湖南岳阳民工文理忠的儿子文兴旺。

当日,在广州开往惠州的中巴车上,共有8名民工被绑架,何秋生与文理忠两人最早逃出工厂。

大年初一早上,文兴旺在医院门口见到了逃出来的父亲,“父亲全身上下又黑又脏,衣服破破烂烂活像一个乞丐。污七八糟的脸上,胡子足足有一寸长,眼睛凹陷而无神。”

文理忠今年60岁,在被骗到黑工厂做苦工的一个月里,每天没日没夜地拚

命搬砖,稍微干得慢些就要被毒打。

打手分布小路两旁

15日下午,在何秋生的带领下,记者在惠州市潼湖镇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找到了这家黑工厂。工厂规模很大,面积至少达万余平米,只有一条土路可以通向外界,除此再没有任何出路。

何秋生说,老板的打手时刻分布在这条土路的附近,想逃出去比登天还难。在厂区内,还有不少工头负责监视,“只要看到人做事慢了,他们拎起砖头就砸上来”。

工人们住的“工棚”是用几片石棉瓦简单搭建起来的,里面没有灯,也没有通风设备,闷热而潮湿。屋内随意搭建着的几块木板就是床。工棚四周恶臭的湖水一阵阵袭来,乌黑的苍蝇成群地乱飞。

工人天天受累挨打

与何秋生同被骗来的